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5, 14(2), 106-113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2066

Hans汉斯

柏拉图“灵魂和谐说”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徐曼琦，张淑怡，张　煜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5年1月8日；录用日期：2025年2月1日；发布日期：2025年2月11日

摘　要

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灵魂转向，从而能够唤醒灵魂，认识自我价值，健全人格发展，达到灵魂和谐，从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而当今教育存在着学生自我价值缺失的弊病，从而导致“空心人”的现象比比皆是。通过分析柏拉图的灵魂和谐说来探寻其蕴含的教育理念，从而结合现代教育弊病，为学生的健全人格发展以及自我价值性的探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关键词

灵魂和谐，自我，“成才”教育，“成人”教育

The Enlightenment of Plato’s “Soul Harmony Theory” to Modern Education

Manqi Xu, Shuyi Zhang, Yu Zh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an. 8th, 2025; accepted: Feb. 1st, 2025; published: Feb. 11th, 2025

Abstract

Plato believes that 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realize the soul’s turning, so as to awaken the soul, realize self-worth, improv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chieve soul harmony, and lead a meaningful life. However, nowadays education has the disadvantage of students’ lack of self-value, which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of “hollow man” everywhe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lato’s soul harmony theory, the authors try to find a new way out for stud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self-worth by combining the defects of modern education.

文章引用: 徐曼琦, 张淑怡, 张煜. 柏拉图“灵魂和谐说”对现代教育的启示[J]. 哲学进展, 2025, 14(2): 106-113.
DOI: 10.12677/acpp.2025.142066

Keywords

Soul Harmony, Self, Education to Cultivate Talents, Self-Awakening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作为古希腊哲学的一大重要概念“灵魂”，其对个体的引导与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进一步对灵魂做出了相应界定，其中《理想国》中提出的灵魂和谐说对现代教育而言具有诸多参考价值。灵魂和谐说注重个体内部灵魂三部分的和谐，换言之即心灵的内部自洽性，其在自我价值的探寻与重构以及灵魂状态的调和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引起学界诸多学者对柏拉图灵魂学说及其教育理念本身展开热烈讨论。其中，黄裕生认为通过哲学这种爱智活动的训练，灵魂才能被引向理念世界而获得关于作为最高理念的善的知识[1]。聂敏里认为内心的秩序亦即灵魂的各部分之间的平衡和协调被看成是首要的，一个人全力所要做的不是实际地进行一种现实的社会生活，而是竭力保持自己内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秩序和平衡，然后，在此基础上，才有行动的采取[2]。谢文郁认为在灵魂择定生活方式这个语境中，灵魂面对这么多的生活方式，在他的意识中，他应该去考察这些生活方式，进而选择其中一个在他看来是善的生活方式[3]。位涛认为个体成人的最终判断依据就在于灵魂的高度以及对于生活幸福的指导力，即指向德性的教育是最终的成人性的教育。柏拉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身体到灵魂的教育原型，也为我们的教育活动提供了一个可供思考的教育理想图式[4]。邓安庆认为灵魂和谐是以一个高贵的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也是当代道德教育最核心的理念[5]。概言之，迄今学界更多的是有关柏拉图“灵魂和谐”理论及其教育理念本身的研究与讨论，但是把二者运用于思考当下教育中存在的深层问题以获得有益启示的较为少见。本文将从柏拉图的灵魂和谐说出发，结合现代教育中缺乏对学生自我认知、自我价值的教育，从而导致学生错误的认识自我，本文运用柏拉图的灵魂和谐理论完善现代教育理念，为其提供借鉴，目的在于指引学生找寻真正的自我和过有德性的幸福生活。

2. 灵魂和谐：寻找自我，成为自我

(一) 柏拉图灵魂和谐说

在柏拉图那里，灵魂作为一种品质与能力，由理性、激情以及欲望三个部分组成，各部分各司其职。他说：“灵魂的理性部分是司令部。只有在人的理性灵魂那里，灵魂才能区分出高贵和优越，建构理性秩序，控制身体中的激情和肉欲，使激情和肉欲的满足服从于灵魂对真正的善的追求”[6] (p. 568)，理智使人能够进行思考并追求真理，具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能够引导人做出与真善美相符合的决定；欲望是用来制造愉悦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活动，在柏拉图的文本中主要涉及灵魂对性、食物的欲望；激情介于理智和欲望之间，是人们用来“感受愤怒”的，它是“理智的天然辅助者”，是理智的盟友，但如果它受伤风败俗的教育所影响，就会与欲望联合进而反对理智。在这三者中，理智是最中心的环节，在善的情况下，它起着领导作用，能够协调和控制激情与欲望。只有使人的灵魂的这三个部分彼此之间相互合作，才可以使人自身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如果人在一些欲望的错误引导下，使得理性与欲望之间的中心地位发生颠覆，那么灵魂的性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人的德性也会因此受到损害。灵魂具有好坏的先验倾向之分，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灵魂和谐，让人的灵魂德性回归到“善”的本质中去，实现

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之间的互不干涉，互相发挥其作用，最终实现灵魂内部的和谐。

在《斐得若篇》中柏拉图将灵魂比作一辆马车，“灵魂看起来就像与一对带翅羽的马拉的马车及其驾车者生长在一起的能力”[7] (p. 322)，在这座马车上面有一个驭手来进行驾驭，两匹飞马中一匹好一匹坏，“这是一种譬喻式的说法，表明同一灵魂拥有不同的活动方式、机能或原理，但并不具有物质的组成部分的含意。”[8] (p. 459)其中两匹飞马则分别代表灵魂的理性部分，即理性；以及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即欲望和激情，而驭马者则代表个体本身。由个体来操控两匹马车，维持灵魂三部分的平衡，从而才能够实现灵魂内部的和谐。而作为马车夫，调适自己的灵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达到平衡状态需要唤醒真正的“自我”，这正是苏格拉底所倡导的“认识你自己”。在《理想国》卷四中，柏拉图认为只有在理性、欲望和激情达到平衡，即灵魂达到和谐时，才能够被称之为一个节制的人，而这正与苏格拉底的观点“聪明人或有节制的人，才能够认识自己”[9] (p. 150)相对应。为此，只有个体先认识自己，找到灵魂中的“自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人生信条的首位，才能够清楚明白地知晓自己究竟真正的志趣在何处，对哪些事情是真心实意地感到有兴趣并且能够化作兴趣为自己前行的动力，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人生至善而不断追寻，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盲从于社会自我，不顾自我想法，跟随着社会的浪潮随波逐流而像行尸走肉般奋斗无疑是对自我的一种“摧残”。

(二) 柏拉图灵肉关系

灵魂作为柏拉图哲学核心性的存在，只有达到自身内部和谐的“灵魂”才是纯净的状态，由此才能够追求至高无上的善，但是由于其坠入人间时受到肉体的玷污，此时灵魂是处在一种被蒙蔽的状态，只有拜托肉体的束缚与玷污，重新回到灵魂和谐的状态，才能够继续追求至高的善，此时正确的理解“灵肉关系”则能够为我们达到灵魂和谐提供理论基础，正如《斐多篇》所说：“事物死亡的过程就是灵魂从肉体中脱离的过程，其结果就是肉体本身和灵魂实现分离，在此之后灵魂和肉体就处于一种离散的状态，灵魂游离于形体之外，而肉体却会消亡。事物的死亡就是这样的。”[9] (p. 61)柏拉图认为灵魂是高于、先于肉体的存在，灵魂在肉体生前就已经存在，并且会在肉体死后继续存在。肉体仅是一副躯壳，它所关注的是外在的物质利益与欲望，而这并非是真正的善；灵魂才是本质，它所关注的是真正的真、善、美。而认识自我则能够帮助我们洗涤干净肉体所带来的玷污，转而走向对个体自我人生意义的追求，最终成为自己。在此过程中，欲望和激情不再被理性一味地打压，而是与理性处在一种平衡的地位，形成由理性作为主导，欲望与激情作为动力源的灵魂和谐模式，推动个体能找寻到真正的自我。此外，个体也不再会被外界物欲一味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在其心灵建立起自我调试机制，以此在面对不同选择时能够排解和疏通自我，不再被拘泥于完美主义之中，为成为真正的自己夯实心灵基础。

(三) 灵魂转向教育作用

而为了使得灵魂能够摆脱束缚，重新回归灵魂和谐的状态，此时柏拉图认为就需要发生灵魂转向，此时教育则起到了极大的启发作用，“教育所起的作用就是帮助灵魂逐渐摆脱重负，而这些重负就是拖住灵魂的视力只让它看现象界而不让它看理念世界的那些东西，如各种感官的纵欲等等，一旦重负已释，灵魂就可以自由地观照可知世界了”[10] (p. 277)，人们需要通过教育来引导和推动灵魂转向，通过实施正当的教育，让灵魂洗涤干净肉体的玷污，从对物欲的满足转移到对于最终至善的实现，也就是对真、善、美的德性追求。柏拉图这种侧重于灵魂教育的哲学思想强调外在的正义行为有赖于内在的正义灵魂，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是让灵魂发现其本身所具有的善，从而使人能够实现灵魂的和谐。而教育正是这样一种旨在为人们发现灵魂中天赋的品德，实现对善的理念的追求提供指引的手段。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还谈及有关灵魂和谐的技巧：“于是这方面或许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10] (p. 278)其中，灵

魂的视力就是理性部分，柏拉图认为灵魂的欲望和激情部分都需要听从理性的指挥，让灵魂本身的视力找到正确的方向，最终走向灵魂的转向，回归理念世界。而这就需要采取教育的方式来调节灵魂，即用灵魂理性来控制欲望与激情，实现个人的正义。陈康老师认为：“既然在灵魂里只有空洞的(无知识内容的)能力，一方面即无可回忆，因此教育不能引起回忆，另一方面使这能力向着正当的方向发展，即可获得知识，因此教育乃是‘心灵转向’(即灵魂转向)。”[11] (p. 64)柏拉图的教育哲学思想正是通过灵魂转向来使得城邦里的人们转向追求真、善、美以及至高的善，使人们心灵与灵魂得到发展，成为一个品质高尚，灵魂健全的人，以此潜心追求神性的品德，即真、善、美，逐渐回忆起灵魂在天国时所获得的那种真理。

3. 重塑教育：在灵魂和谐中构建自我价值

(一) 灵魂和谐：认识自己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9] (p. 26)，他认为，每一个人首先就是要“认识你自己”，即对自我、自我目标进行一番审视，从而找到真正的自我性所在，因此在苏格拉底看来，没有真正自我的个体同样也是痛苦的。而柏拉图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柏拉图认为哲学教育能够获得“一种使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10] (p. 277)，柏拉图认为通过教育能够使得灵魂超越肉体的束缚，从而达到一种自由自觉的状态，从而使得个体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重新构建起自我价值。借此，则需要巧妙地调节与平衡灵魂三要素，即让理性、欲望和激情三部分各司其职，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从而形成一种以理性为指引，欲望与激情为动力的灵魂和谐模式。

(二) 个体空心化：缺失自我价值

纵观当今社会，个体的“空心化”特征越发明显。许多人看似外在富足，实则内里精神贫瘠，而这与他们个体灵魂内部的不和谐有着极大的关联。根据柏拉图灵魂和谐说，空心人则是灵魂不和谐的一大体现，空心人第一次提出于托马斯·艾略特于 1925 年出版的《空心人》一诗中，其刻画了现代人空虚、虚无的精神状态。而现如今在教育学意义上将其延伸为学生无法找到自我价值，这一类人没有灵魂的躯壳，无法关照自己的灵魂，从而不能够利用灵魂来进行理性审视，进而无法追求善的知识，从而无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究其本质而言则是一种自我价值观的缺失。按照灵魂和谐说，“灵魂的这三个部分互相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同意由它领导而不反叛”[10] (p. 169)，因为灵魂三要素只有理性部分具有良好的视力，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找寻自我价值。而“空心人”则是缺乏健全理性，从而无法引导欲望和激情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与功能，最后导致其灵魂功能失调。在个体成长方面，灵魂内部的不和谐则会引发“空心人”的问题，这将导致其能力单一、眼界受限等问题。而当其面临困难时，由于个体能力单一，亦会致使其无所适从，最终淹没在问题堆中，最终导致身心崩溃。在社会影响方面，若灵魂内部秩序的紊乱，这会导致他们在个人成长发展的道路上失去目标和动力，在现代社会之中难以寻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进而使他们对自己在社会当中定位不清，无法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倘若这种空心人的数量逐渐增多，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陷入传统价值的失序等窘境中。其中，学生灵魂不和谐，即自我性缺失的问题尤为明显。以现今社会为例，揠苗助长式的成才教育方向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今现代教育存在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即在教学活动对学生的评价以考试成绩为主，过分地追求高分和名校，忽视了对于学生真正的自我追求的关注。根据上文所提及的柏拉图教育目的——使人获得有关真、善、美的知识，反对单纯的对于知识的灌输性教育，以到达柏拉图理想的灵魂和谐状态。再反观如今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其远远颠覆了这种教育目的和本质，教育被异化为一种被迫地、机械

地输入知识的模式，而学校则成了一个应试工厂。虽部分目前教育领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却仍摆脱不了以应试为导向进行强制“成才”教育的思想桎梏。相应地，可以说当代中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教育的本质与目的，忽视学生的自我追求，即灵魂和谐的状态——柏拉图所认为的对于具有健全人格的“成人”的教育培养。

(三) 现代价值探寻：寻找自我价值

为此，柏拉图的灵魂和谐说的现代价值则在于“认识你自己”，柏拉图认为人们能够通过教育来实现灵魂转向，从而使得灵魂获得一种良好的视力，即能够运用理性的眼光正确的审视自己，能够摆脱肉体欲望的束缚，探寻到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最终能够真正地实现灵魂和谐，从而去追求之高的善，而这一现代价值则能够为破除上述所阐述的“空心人”困境提供方向指引。在具体的教育实践过程之中，学生的灵魂和谐，即认识自己寻找过程，并非是顿悟式的，而也是像柏拉图洞穴喻中的囚徒一般，“这是磨练人的品格和独立意识的个人修炼的过程，也是个体的灵魂上升到一个自由自主，获致属人性的高度所必有的自我教育活动”[4]，这需要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发现的过程。反观我们的教育现状，存在以下问题需引起重视：

首先，从个体性发展的特点出发，人都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灵魂可以比作架着双马的战车，其可以视为一个结合体，其中车夫是优秀的，有一匹马是优良血统的，但是另外一匹马却是杂种，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驾车过程很困难”[12] (p. 125)，由于不同的人对于灵魂马车的驾驶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其灵魂内部理性、欲望和激情三大部分的分配占比也是大相径庭的，而在柏拉图的灵魂和谐构建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生一种灵魂的转向，即自我价值的重构。在现代应试教育的价值体系下，教育早已设立好最终目标，即状元及第。这种过度强调工具理性。而忽略了欲望与激情的培养模式，会导致对学生个体自我性的打压。而在高度理性的压抑之下，学生最终会丧失其“自我”，成为一个分数机器。除此之外，灵魂和谐是作为一种健全人格的培养模式，旨在让学生个体在多方面能够得到相应的发展，但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学生个体仅在学习能力上得到了锻炼，只收获了学科性的知识却忽略了对其进行多方面的培养。这就导致学生能力单一，眼界受限。在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学生，当其面临多领域的挑战时，所呈现出来的是残缺的能力维度，最终连生活自理能力都可能会丧失，当其面临困境时，则由于自我性的缺失，即灵魂的不和谐，则极容易在困境中迷失。而此时，柏拉图灵魂和谐说的现代价值则能够得到完全的展现，这种自我价值性的强调能够打破现代教育的异化，即过度的工具理性的设定以及高压的教育策略的设定，从而使学生能够从“教育成才”这个单一性的价值设定中脱离出来，能够自由自主地运用价值理性去认识自己，树立起自我价值性，转向一种“教育成人”的自我价值性探寻的教育模型，使其能够符合个体性发展的特点。

其次，从学生灵魂和谐契合度本质上看，偏离教育本质、忽视灵魂教育成为学生自我价值缺失的主要原因之一。2016 年 2 月 14 日，北京大学学生吴谢宇在福州市某中学教职员工宿舍内将自己的母亲杀害。此案件引起全社会轰动，所有人都在思考：为什么如此一个高学历，高智商的孩子，会去杀害自己的母亲？明明吴谢宇是在社会公认的“成才”教育模式下精心培育出来的“优秀人才”，这样一个才子为何会行不孝之事呢？究其原因有很多方面，但其关键正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的一句话评价：“他虽然有高智商，但内心却是空的，空到没有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自私冷漠到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母亲。其中，更为讽刺的是，谢天宇临刑前讲出其痛恨母亲的原因之一是，在初中期间母亲望子成龙的教育理念给予其造成了巨大压力，从而导致其萌生了弑母的念头，而这种压力则会造成灵魂的不和谐，灵魂无法提供良好的视力导致其无法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迷失了真正的自我，从而处于一种与自己对话却无法得到自我灵魂回应的状态。这是一种“空心人”的现象，即便有足够多的知识“粉饰”外在，却掩盖不了自我性的空虚。归根结底，是在教育之中灵魂和谐的缺位，没有

处理好学生自我性，即自我价值建构的问题，从而导致学生在价值效能感方面急剧地下降，无法找寻真正的自我，从而在社会洪流之中迷失了自我。此时，运用柏拉图的理论则能够正确地帮助学生去寻找自我，能够迅速地使其从高压的自我价值缺失性困境之中脱离出来，进而避免造成严重的损害。

这也向我们揭示了现代教育下对于教育本质的“异化”——将“成人”教育变成了单一的、功利的“成才”教育，从而忽视对于灵魂和谐的关注，即真正自我的探索。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评价：“20 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13] (p. 63)。由于科技革命的发展，现代教育过度地追求科学知识，科技成果等，即理性。从根本上讲，现代教育只注重成果，即“成才”，而忽略了对“成人”的培养，最终导致教育的“异化”，柏拉图的灵魂和谐说的现实价值恰好能够为解决这种“异化”提供一种可行之路，使人的理性、激情与欲望得到最终的统一，能够使得学生真正地认识自己，从而探寻到真正的自我价值，复归教育的本质，实现其自我价值。

4. 学以成人：柏拉图灵魂和谐思想与现代教育观的融合

(一) 教育价值目标的转向：从“成才”转向“成人”

为了促进学生个体灵魂的和谐发展，我们不仅需要保证其获取足够的知识，还需要关注其在具备知识后又应走向怎样的发展道路。从古典教育到现代教育，人类的教育发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变迁，教育理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教育最早可追溯至希腊人与罗马人的教育，其以古典罗马希腊文化、哲学和文学为主要教育内容，强调对古典知识的传承和价值的挖掘，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柏拉图的教育哲学思想便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教育理念。在“洞穴之喻”中：“在人类永恒的洞穴中，教育是促使人眼睛转向光明、灵魂转向善的技艺，它本身就包含一种引导人上升的力量，这种引导是必需的，这是教育本身所包含的价值规定性。”[14]这说明通过接受教育，人们不仅能够增强自身的理性能力，亦能达到善的境界，最终成为具有融合了“真善美”德性的和谐灵魂之人。

然而，在现代知识教育有所偏颇的背景下，个体的教育被单一的、僵化分数量化，而其自身的能力也被迫归结于分数的高低，这无疑是对教育目的的异化。在极度应试的背景下，个体的理性将出现偏差，从而造成自我的缺位，无法认识自己的价值所在，从而阻碍和谐灵魂的构建。这种片面追求功利化，忽视学生个体成长特殊性的现代教育观念实际上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培养以及和谐灵魂的构建。

现代教育观念以“学以成才”为核心，目的在于培养出更多理性的“工具型人才”。但在柏拉图的“灵魂和谐”理论中，理性、激情和欲望之间是需要取得平衡的。理性太过则招致激情和欲望的消退，如应试模式下单一的“成才”培养体系过于强调“理性”，那么学生的激情欲望也就是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就会相应地受到压抑。长期接受灵魂“失调”的成才教育将进一步腐蚀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学习因此逐渐成为一种“被迫式”任务。而失去了从学习中找寻价值和目标的动力亦会导致学生内心的空泛和精神的空虚。这是一种偏离教育本质、忽视灵魂教育的教育模式，其同样是致使当下中国“空心人”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社会功利主义思想的裹挟下，“成才”教育被发展为追求极端知识素养而忽视个体发展的异化教育。在这一教育体系中，个体的“自我”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对他人的满足，也就是获得他人的认可、满足社会的期待。至于学生的表现、道德素养则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这一切加速着个体“灵魂”的异化与消逝。即便个体已经拥有足够多的知识，或许已经是当之无愧的领域“人才”，达成教育的“成才”目标，却也无法治愈内心的空洞与灵魂的空虚。不少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面临的是择业困难、发展迷茫以及面对社会的无所适从，这些都导致了社会“空心病”的泛化。而归根结底，这是“成人”教育的缺位，亦即现实的教育没有协调好灵魂内部各要素的平衡，未能在“成才”与“成人”之间找到平衡的基点导致的。如果说，成才教育偏重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过于重视分数和文凭，成人

教育则重视身心健康，以灵魂作为主宰，调和灵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以此形成和谐充盈的和谐内在，避免心灵的空洞化。

“成人”教育重视人文素养和价值观教育，包括人生意义、责任担当、自我认知、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等方面的教育引导，以此避免生活空虚。成才先成人，想要成为全方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首先要避免内心的空化，也就是要通过教育首先塑造其内在灵魂的和谐与完满，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柏拉图关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分级教育理论，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逐步从身体走向灵魂、从成才通往成人，以此实现身心健康、知识丰富、人格健全之目的的教育模式借鉴。可以说，目前的教育模式只注重了知识教育的浅层功效，忽视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没有以教育的手段真正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充盈起来使个体的“小宇宙”更为圆满，从而导致了教育极端追求“学以成才”的目标，却忽视了教育的“成人”向度。基于此，“成人”教育从“成为你自己”的价值角度出发，呼吁教育应重视发展个体灵魂和谐、道德修养、知识素养、审美能力等等，意在转变传统教育单一的“成才”追求，从更为多元的角度为塑造个体灵魂和谐提供教育途径。

(二) “学以成人”：自主为学助推教育“成人”目标的实现

接受教育是为实现“灵魂和谐”打地基。而除了获取充分的知识储备、走向“成才”的目标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教育中逐渐找寻自我、完善人格，追逐“成人”的教育境界，以此实现“灵魂和谐”。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灵魂转向”，也就是使人获得有关真、善、美的知识，从而达成灵魂的“和谐”，这与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学以成人”的价值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学以成人”不仅是一种求知之学，更是一门强调道德修养及品性养成的德性之学。“成人”实际上就是对儒家君子之道的追求。从这一视角出发，“为学”是基于人的自觉，主张个体在学习方面发挥主动性，从而达到“学”之自觉的一种学习方式或者说学习自主性。而“成人”则是在达学后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亦即一种精神上的、思想上的圆融。可以说，“成人”的目的是教育实现灵魂和谐的体现，而“为学”自主性的构造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成人”目标奠定基础。

实际上，要想实现教育的“成人”目标向度，不仅需要从作为客体的教育模式入手优化其自身设置，还要作为主体的受教育者从个体的角度出发，树立起自觉“学以成人”的为学自主性，亦即对“自我”进行阐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为学”的“为”不仅是求知，更是好知、乐知。《论语·阳货》中记载：“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15]；只有主动地向学，才能更好地将知识铺就成通往“成人”的路径，亦即从广博的知识境界上升为至善的灵魂和谐境界，真正的在思想和精神层面达己成人。这其中，作为主体本身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就像柏拉图在其“洞穴喻”中所描绘的那样，有些人主动挣脱枷锁，走出黑暗的洞穴，而有的人则将洞穴墙壁上的投影视作“真理”。二者的差别就在于是否主动踏出“灵魂转向”的关键一步，唤醒泯然于黑暗中的“自我”，从而主动走向光明。因此，除了从客观层面优化与调整教育模式之外，我们还需要聚焦于作为主体的学生本身，注重孤立“个体”主动践行自主“为学”、学以成人的原则。当然，“为学”不仅是一种学习自觉或自主性，其更包含了道德修养的面向。因此，教育在这一维度上显然不再只是单纯的“成才”教育，更是修养君子品行，注重个体道德素养的“成人”教育。毕竟“灵魂和谐”要实现的是学生个体自我的灵魂和谐，这也关系到其未来走向“成人”的发展路径。如此，教育所要关心的就不仅仅是教会学生知识，而是教导学生“成人”，真正塑造出一个兼具德与善的和谐完满的灵魂。

(三) 通过教育实现“灵魂转向”：“灵魂和谐说”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列奥·施特劳斯曾这样评价道：“现代教育过于强调科学知识的灌输教育而导致的个人生存危机称之为现代性危机。”[16]从根本上说，现代教育观念的异化发展造就了人类社会出现精神弊病。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参考柏拉图的“灵魂和谐”理念，从中汲取有益经验，去找寻灵魂的“自我”，调适理性、

激情和欲望三者的关系，以此唤醒个体的“德性”，让人们的灵魂得以升华，实现柏拉图灵魂和谐思想与现代教育观的融汇贯通。

《理想国》中，教育的普遍目的是构建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培养城邦居民的德行品格，这为现代教育观提供了有益借鉴。基于“灵魂和谐”理论的根本基底，教育模式的优化首先是在关注知识教育之余重视素质教育，将智育德育二手齐抓。我们可以通过丰富学科设置，更好地推行学科教育与道德美育，达到“知识育人”的效果，在这一方面还需要规范各类“兴趣班”的培训内容，使“兴趣考级”不再成为兴趣班应试化发展的推手。此外，审美教育等亦是实现灵魂和谐的重要部分。在柏拉图看来，音乐与体育亦是和谐灵魂的重要组成要素，个体的审美能力以及健康的体魄是达成灵魂“和谐”状态的有力保障。因此，在保证学科知识教育有序进行的基础上，还应保证各类教育系统中，音体美等美育课程不缺位，促进教育“成才”目标与“成人”价值的平衡，推动健全人格的培养，以此实现“灵魂的转向”。此外，教育模式的变革还应立足学生个体灵魂和谐的建构目标，发挥教育使人“成人”的作用，关注学生需求，合理配置知识教授与思想引导在教育体系中的整体构成，以此推动丰富的知识与充盈的精神在教育中实现圆融，更好地助力学生个体的成长与发展。

通过借鉴柏拉图的灵魂和谐思想还有助于推动“学以成人”的价值向度进一步融入现代教育观，促使现代教育模式优化调整，变单一的“成才”目标为关注学生“成人”的多元发展追求。注重个体灵魂塑造，这是教育的本质追求，亦是培养健全人格的必要环节。唯有实现灵魂各部分的和谐，我们才能建构出完满自洽的个体“小宇宙”，以达致“善”的人生境界。

教育之“学以成人”除了树立教人“成才”的目标，更要实现育人“成人”的价值，关注个体的自我塑造，以此促进灵魂的和谐发展 。基于此，柏拉图灵魂和谐思想与现代教育观的融合能够为优化现代教育模式提供有益的参考。成才先成人，这不仅有利于健全人格的培养，更是实现教育本真目的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黄裕生. 论“美德伦理学”的“知识”基础——兼论科学思维的真正确立[J]. 学海, 2017(5): 134-140.

[2] 聂敏里.《理想国》中柏拉图论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的一致性[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9(1): 30-43+95.

[3] 谢文郁. 自由与善——基于柏拉图相关文本的分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60(4): 15-26.

[4] 位涛. 个体成人之路: 从身体到灵魂——兼谈柏拉图哲学教育的意蕴[J]. 教育学报, 2017, 13(6): 10-17.

[5] 邓安庆. 论柏拉图哲学的伦理学性质[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11): 1-10.

[6]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M]. 王晓朝,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568.

[7] 柏拉图. 柏拉图四书[M]. 刘小枫, 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215.

[8] 范明生. 柏拉图哲学评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459.

[9]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 王晓朝,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61.

[10]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77.

[11] 汪子嵩, 王太庆. 陈康: 论希腊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64.

[12]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第五卷[M]. 王晓朝,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125.

[13] 伽达默尔. 科学时代的理性[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63.

[14] 翟楠. 从灵魂到身体——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及现代教育的价值倒转[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48(1): 71-75.

[15]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6] 陈仁, 杨兆山, 周国斌. 启蒙现代性及其问题视域: 教育学立场的反思与建构[J]. 教育科学, 2015, 31(6): 1-5.